

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

千家駒編

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

中華書局印行

發刊辭（代序）

農村問題現在已經變成了全國最嚴重的問題，它不但決定了社會的動亂與安定，而且中華民族的前途，四萬萬廣大民衆的生存，也因農村的崩潰而感受到莫大的威脅，這已無須乎用什麼數字來證明，而爲每個有識見的人們所共認的事實了！

中國農村問題的嚴重當然不是自今日開始的，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挾其廉價的商品擊破中國經濟自給自足的萬里長城後，中國的農村便開始其崩潰的過程。資本主義商品的侵入打擊了中國農民的副業，切斷中國農村農業與手工業的聯繫，而且擴大了一般人民消費品質量的範圍。同時因國內的連年混亂與災患的頻仍，不但把城市弄得百業蕭條，把生產機關破壞得不堪，且必然地會把農田荒蕪，把農民擊落到貧窮的深淵中去的。農村崩潰的過程表現得最顯著的，莫過于災況區域的擴大與農村生產的衰落。這所謂災況不僅是水旱天災，而且是兵禍與匪患！即就天災而論，也決不是什麼「天意」而是「人爲」的結果。因頻年的戰亂而使溝渠長年失修，河工的疏于防範，因農村凋弊而使水利與植林事業無人注意，這些都是發生水旱的重要條件。其次，更因農村過度的窮困與飢餓，平時既不能講求衛生，病時更無力延醫服藥，飢餓致斃之人，棄屍遍野，烽火兵刃之餘，暴骨平原，這些都是發生疫厲重

要的原因。水旱與疾疫決不是什麼不可以人力挽回的天災，而是社會條件造成的人禍。至於匪患與兵災，其爲人謀的不臧，更是不用說的了。由於災況區域的擴大，其必然的結果就是農村生產的衰落，這不僅可由耕地面積的減少得到證明，同時也可在海關貿易冊中每年巨額食糧的入超這一事實證示出來！因爲中國農村這種山崩地坼的破產過程，所以如何救濟中國農村問題才被一般人所注意，正式提到主要的議事日程上來了！

有的人們把中國農村的破產視爲產業革命過程中應有的產物，與十八世紀西歐農村破產的過程相彷彿，這我們是不以爲然的。我們知道，當西歐資本主義抬頭時，產業革命固然摧毁了封建制度下農村中間的生產平衡，中小地主的沒落與廣大農民羣衆的破產固然使農村中充滿着悲慘的氣象，但因都市工業的發展開始吸收了這批離開土地而流浪於街頭巷口的農民；同時，又因都市資本主義向着農村中的伸張，使落後的農業也跑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農村又開始其新的發展。農業勞動者是在農業資本家雇傭之下，改良土壤，使用新式勞動工具，來進行其農業生產的。所以在剝削關係上，固然是農民的剩餘價值被農業資本家所剝削；然在勞動生產力上，它却比封建經濟時代進入到更高的一个階段。但中國所走的道路却與此不同的，舊的農業是受資本主義的洗禮而破產了；但新的生產力並沒有在農村中建立起來。都市的民族工業又因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交互的壓制下而得不到迅速的發展，成千成萬被迫

離開土地的農民，若要不在飢餓線上奄奄待斃，就只有流為盜匪，或出外從軍，形成國內軍閥混戰時的血肉工具，這又轉而促進農村的破產！農村愈破產則流為兵匪的愈增多，兵匪愈增多則農村愈益加速其崩潰。這種交互影響，因果循環的連鎖如果不被打破，則非但中國社會根本沒有出路，有數千年光榮歷史的中華民族也終會有「時日曷喪，與汝偕亡」的一天的。

感於農村問題目前的嚴重與迫切，我們幾個朋友所以才有「農村週刊」的刊行。我們是一羣自由的組織，裏面有大學教授，有實際從事農村事業的人，也有一大部分是社會科學研究所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研究人員。因為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並不想藉此來高談理論或貫徹一種什麼主張，我們祇是希望把中國農村破產的真相如實地暴露出來，使沉醉於都市生活的人們也可以看看為中國經濟基礎的農村社會究竟已崩潰到何種程度？我們同時也願意究明農村破產真實的原因是在那裏，以揭破那些不顧事實信口雌黃的理論家之虛偽。有時，我們自己假如對救濟農村或改良農家經濟有愚者一得的意見，也極願意把它公表出來，請求國內外專門學者的指示與批評。總之，我們不需要高深的冗長的理論，我們祇要有根據的平凡的事實。離開了實際，我們認為無理論之足言。「真理常常是具體的，」這句話便是指這樣而說的。一個社會科學家處理實際問題的武器要有統計與調查，要有分析與綜合，要有假設與實驗。不僅是這樣，同時我們還要求從動的狀態中，從一切事態的關聯中來了解事實，由這樣觀察到的事實，

才是真確的有根據的事實，由此得出來的理論，才是正確的理論。「農村週刊」的文字，我們希望能做到這點。至於每篇論文的主張與態度，也許有時不必一致，因為這是由每個作家自己的立場而決定的；不過我們不願說無根據的話，不發揮空泛的議論，則編者可負全責，並願以此與國人共勉！

編例

一、本集乃選集天津益世報農村週刊之論文而成。按其性質，別爲三類：一爲一般理論之檢討；二爲研究與調查；三爲各地農村通訊。惟此項分類，初非有嚴格之標準，在理論之檢討中自包括有研究的工作在內。研究與調查中亦不能離開理論之闡述。農村通訊雖爲各地農村狀況之速寫，但亦非經相當之調查，不能作正確的描述。故三者之區分僅以醒讀者之眉目計，非判若鴻溝也。

二、本集選刊之文字，均爲在農村週刊初次所發表者。該刊自發行後，承各種刊物及作家不棄，紛紛引用或轉載，如馮和法君所編之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續編，即曾轉載該刊論文九篇，他如中國農村、農村經濟、浙江合作、紡織週刊等刊物亦時轉載該刊論文，或一二篇或三五篇。吾人本學術公開之旨，對於此種轉載，自表極端歡迎。但轉載文字，魚魯亥豕，終所不免，且所轉載者，亦以與彼等有特殊興趣者爲限。本集所選，則範圍較廣，舉凡初次發表之理論（如對於鄉村建設運動之批判，該刊實首創其端）及資料（如關於糧食市場之調查及各地農村通訊），具有較永久性之價值，足供研究中國農村問題之參考者，均一一選入，手民刊誤，亦經作者親自校正，以饗讀者。

三、當本刊創刊時，編者曾撰一發刊辭，說明農村週刊發行之旨趣及編者個人之態度，實足供讀者了

解該刊論文之一助，值茲選集付印，即以之代序。

千家駒，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

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目錄

發刊辭(代序)

編例

第一編 一般理論之檢討

- | | |
|----------------------|----------|
| 一 拉西曼報告書之農村部分的研討 | 李紫翔(一) |
| 二 論「定縣主義」 | 吳半農(一五) |
| 三 定縣的實驗運動能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嗎? | 千家駒(二三) |
| 四 中國的歧路 | 千家駒(三七) |
| 五 鄉村建設運動的評價 | 李紫翔(五八) |
| 六 中國地租的形式和性質 | 田秋烈(七六) |
| 七 資金集中都市與「資金回到農村」 | 李紫翔(九六) |
| 八 合會在中國今日農村金融中的地位 | 吳承禧(一一〇) |
| 九 山西發行「村信用合作券」的真象與我見 | 陳光遠(一一八) |

第二編 研究與調查

- 一 中國土布業之前途 王子建(一二七)
- 二 中國之棉花運銷合作運動 王子建(一四七)
- 三 中國各地的農民借貸 吳承禧(一六三)
- 四 中國的農業銀行 吳承禧(一八一)
- 五 中國農具改良問題 韓德章(一九三)
- 六 一九三三年的中國農業災荒 陳暉(一〇四)
- 七 中國的土壤 張培剛(一一二)
- 八 東北農村的春耕貸款制度 王藥雨(一一八)
- 九 華北農村中之幾個根本問題 田文彬(一四一)
- 十 崩潰中的河北小農 田文彬(一五二)
- 十一 北平農產品販賣方法和市場組織的研究 張鐵錚(一六五)
- 十二 廣西植棉問題 王子建(三〇八)
- 十三 四川的棉產 王子建(三二三)

十四	浙江省合作社之質的考察	吳承福(三三六)
十五	山東糧食交易的單位	王立箴(三五一)
十六	山東文登縣農村市場概況調查	隋德民(三六一)
十七	山東昌邑縣農村的「孝帽子會」	王藥雨(三六五)
十八	山西中部一般的農家生活	張稼夫(三七〇)
十九	廣東潮州的農地分配	余捷琼(三八三)
二十	河北鄉村視察印象記	吳半農(三九〇)
二十一	北平鴨業調查	張景觀(四三八) 劉秉仁(四三八)
二十二	懷來縣水果區調查記	張翰才(四六四)

第三編 各地農村實況

- 一 河北三河縣農村社會概況
 - 二 阜平縣農村素描
 - 三 河北臨城縣農村概況
 - 四 農村破產聲中冀南一個繁榮的村莊
- 張鐵錚(四七五)
 李小民(四八八)
 薛郁人(四九五)
 紀彬(五〇二)

五 破產聲中的一個冀南農村	郭異之(五一四)
六 山東萊蕪縣農村實況	王毓銓(五二一)
七 山東濰縣之農村副業	龍 厂(五三七)
八 山東招遠縣農村概況	曉 茂(五四五)
九 山西平順縣農村經濟概況	趙梅生(五五八)
十 山西屯留縣農村經濟實況	高 苗(五七三)
十一 山西離石縣高利貸方式的演進	李曉初(五八九)
十二 後套臨河縣農村實況	戴 林(五九五)
十三 江北農村實況	王南屏(六一〇)
十四 浙江義烏縣農村概況	吳辰仲(六二〇)
十五 廣東某縣的地主與農民	余捷琼(六三一)
十六 放糖花(廣西的高利貸)	吳半農(六三九)
十七 貴州平壩縣農業概況	張洪績(六四四)
十八 貴州農民的負擔	張洪績(六五〇)

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

第一編 一般理論之檢討

一 拉西曼報告書之農村部分的研討

李紫翔

國際聯盟駐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博士，近為國聯行政院及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所提出之報告書，將「技術合作」之經過與內容，駐華技術員之活動，以及中國經濟恐慌之原因，「復興農村」「生產建設」之計畫等，均有或詳或略的敘述。就其內容和範圍觀察，我們可以說它的性質與意義實在十分重大。這一報告書，在國際上既獲得英法意等帝國主義者之熱烈贊許，另一方面，復引起日帝國主義者之極力反對，同時在國內亦有贊成與懷疑中國經濟之慢性急性的恐慌，能否由國際聯盟主辦的「技術合作」而達到「復興農村」與「生產建設」之目的，以及這一「技術合作」之性質與其政治的意義。

我人現在避免各種主觀的贊成與反對，打算從拉西曼報告書之內容的客觀的分析上來認識國聯「技術合作」代表之中國經濟恐慌與建設觀的正確與否，和「技術合作」下的「復興農村」「生產建設」於中國有利或是有害，以及這一「技術合作」如果能繼續下去時，在國內及國際會發生什麼可

能的結果。同時，因就本刊的性質與範圍，我人祇就報告書中關於農村的部分作為我的研討之對象。不過實際上，報告書除了第一章與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之序論與概述外，其他第二章至第八章無不與農村問題有關，而第二章農業，第三章棉業，第四章絲業，第五章水利，第六章公路，更為報告書之中心所在。因此，我人對於農村部分的研究與批判，實際上無異是對拉西曼報告書的全部的研究與批判，亦即是對於「技術合作」之實際的本質的研究與批判了。

拉西曼博士集合國際「技術合作」員特賴貢尼教授，瑪利博士，郭樂城君，司丹巴君，沙爾德君，克利伯君及天津南開大學「著名經濟學家」何廉教授等調查研究中國農村經濟之結果，指出農業危機的基本原因是「中國農業產額低微，高利借貸，賦稅過重，尤以附加稅為然，及國內大部分所通行苛刻而不經濟之佃租制度，為造成中國農業危機之基本原因。」在這裏，實在不能不使人懷疑這許多專家們對於中國農業之危機的調查研究與其研究的結論。要不是他們把調查研究的對象弄錯了的話，就是着了有色眼鏡的吧。不然，經過許多專家的研究而公認的基本原因，不僅與最大多數的國人研究之結論不同，而且對於赤裸裸的現實亦不相同。首先我人根據中國的現實的事實，來研討專家們之中國農業危機的基本原因觀：

第一 | 中國經濟之衰落尤其是中國農村經濟之衰落的過程中，鐵般的事實，告訴我們帝國主義者的

經濟侵略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中國的發展，造成中國之殖民地化的過程，這是每個科學的研究者，所不能否認的事實。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政策下之商品市場，原料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競爭與擴大，使得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益發隸屬於各個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之下，而成為附庸——殖民地化的經濟。為利於帝國主義者之工業製造品與農產品的推銷和原料的獲得而擴大起來的市場，無疑的祇是為了饒厚的利潤之攫取。即是採取各種形態而輸入中國的資本，政治的投資和經由中國政府之「實業投資」，不過一方面加重中國人民之債務的束縛，另一方面則攫得特殊的政治權利，以為銷售商品和取給原料之保障；所謂直接的企業投資，則商業資本在造成各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特殊經濟勢力，並組織起中國經濟之特徵的買辦制度；其移植來華的工業資本，則在利用中國之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免除商品流通過程上的死費用和某種關稅的負擔，而增加商品銷售的競爭力，取得更大的利潤而已。因此中國的農業生產者，不僅要負擔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之工業品與農產品之交換價格差的損失，並且因為輸入的農業生產者均為各帝國主義者的銀行、洋行，以及為其所操縱的買辦的中國商業機關獨占之下，輸入的「洋貨」每在世界市場價格之上，而輸出的「土貨」則又在世界市場價格之下，壟斷中國市場價格，攫取了特殊的「買辦利潤」，從而更增大了工農業產品——洋土貨之價格剪刀式的差額。此外，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雖然要攫取原料的供給，更重要的還在其工業製品以至過剩農產品之推銷。

所以中國自一八七一年以來，對外貿易，永久處在入超，其累積數已約達百萬萬元左右，而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三一年政府債務的本利償還，約有二、二七五·七百萬元，外人在華企業投資的利潤，亦有三、九一·二百萬元。僅就這種可能計算的帝國主義者在華之利潤的榨取，已達一百五十萬元之巨。這種巨額利潤的榨取，一方面要從壓潰中國固有的工農手工業之生產，另一方面又要使最大多數的工農羣衆成為帝國主義的工業製品之消費者，這一過程的發展上得來。農村的生產事業，雖日就衰落破產，農村的現金，仍是不斷的流入都市，最後流入帝國主義的國家。所以在「中國經濟」的各部門中，除了帝國主義者的在華企業及與其有關的買辦式的中國企業外，無不處於一種的衰落境況，尤其是農村經濟所受榨取與轉嫁之嚴重，自中外通商以來，一直就處於慢性破產的過程。近數年來更因受了國內外，特別是帝國主義者之經濟與政治的襲擊，遂不能不爆發為含有特殊意義的半殖民地的經濟恐慌，尤其是農村經濟普遍地急速地破產下去。這一普遍的客觀的事實，不會為國聯指派下的專家，在實際調查中所看見，在五萬餘言的報告書中，竟無一字提到，這決不是偶然的。拉西曼博士等因為其後面所代表着的帝國主義的立場，不能不把這一中國經濟恐慌的基本原因，輕輕放過，不能不意識的歪曲事實，掩蔽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的罪惡；並且在為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說教，企圖在「復興中國農村經濟」與「生產建設」的幌子下，來擴大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之新園地。這是在報告書的全部內容上所明白報告了的。

第二拉西曼博士對於中國農業危機之內在的原因，雖指出「苛刻而不經濟之佃租制度」為基本原因之一，然其立意不過欲在現存剝削制度之內，企圖施以某種改良，所以不僅對於「或為社會經濟紊亂之原因」的佃租制度，沒有什麼澈底改革的建議；對於中國土地分配的分析，尤盡巧妙曲解之能事。比如拉西曼博士曾引用材料，證明黃河以南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一的地域，平均佃農已占到百分之四十三，半自耕農占到百分之二十五，自耕農不過占百分之三十二之一事實，足以反映土地分配的不均，是已到了如何嚴重的地位，「此種佃租情況，足使情勢更形緊張；」但是又說「詳加研究，似僅有少數地主擁有甚大之面積與歐美相等。」似乎告訴我們中國土地的分配問題，尚不成問題，至少土地集中尙遠落在歐美之後，這種不從中國土地分配的歷史過程上去研究，只是簡單的以歐美相比擬，其目的不過在企圖歪曲中國土地問題之性質與意義而已。因為中國之自耕農的成分，在與今日先進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比較，雖居較高之比率，但是數十年來之自耕農土地的失掉與地主土地集中的趨勢，以及因中小地主之剝削的更加苛刻，致使農民益陷於半農奴的勞動狀況，而急速的破產。所以實際上的中國土地問題，決不是拉西曼博士筆下的那樣無足輕重的，那樣容易改良的。拉博士認為改革中國土地制度之「澈底辦法」，唯在推行十九年公布之土地法，希望經由下列條件「同一承租人繼續耕種十年以上之耕地，其出租人為不在地主時承租人得依法沒收其耕地，」「則原有耕地少而交租多之佃戶將一躍而為執有適量耕地